

山在,鹿在,我在

◎ 二〇二〇级公安管理学一区队 李欣怡

又是一夜大雪,陆孟坐在窗边,用手指把玻璃上厚厚的白雾抹去,白茫茫的一片映入眼中。陆孟很快穿好衣服,将火炕旁早早劈好的样子扔下,大兴安岭深处的小木屋需得时时添样子才行,要不人们是挨不住屋内的温度的。以前陆孟的老伴做着这项工作,但因为前些年去世了,只得陆孟自己来干。

推开屋门,沉闷的嘎吱一声,陆孟颤巍巍地走下楼梯去,往前两步,回头看着自己住了多年的撮罗子,树上的雪砰地又落下一堆,顶上的几根木头颤了几颤,显露出脆弱的样子。走到鹿圈旁,里面仍然是空落落的。“啊啊啊啊啊啊……”陆孟敲响了钉在树上的锣,声音在森林里回荡,没多久,陆孟的腿就挨不住了,坐在一旁的树桩子上等待着。这几日的雪好不容易停了,陆孟昨晚又在睡梦中隐约听见了鹿在林中奔跑的声音,可出门一看,鹿圈里空荡荡的,任凭怎样寻找也不见驯鹿的一点踪迹。陆孟自知是见不到了,“但他们肯定就在这儿。”陆孟转身准备回屋,嘟嘟囔囔地说着。

“喂,木头!我说了,我就在这里,哪里都不去。”

“叫我卡西!别叫木头了!”

这是儿子木头的电话,但自从木头离开森林到城市中去,就硬要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卡西,说木头这名太土,这使两父亲的关系大不如前了。卡西爱极了城市里的生活,在他眼中,那里有永远亮起的灯光,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音乐,还有热闹的人群。而冬季的大兴安岭,一旦太阳能蓄电池出问题,就只能数着蜡烛过日子,冬季的森林除去自己迈步行走的摩擦声外,便只有大雪落下,与积雪撞击的闷哼。“我真是受够了,真是受够了。”在从城市回来的一周里,卡西不断地重复着这一句话,又过了一周,他便收拾着自己的行李,离开了撮罗子,离开了这片森林。

“哼,那里有什么好的,又没有我的鹿。”挂了电话后,陆孟哼唧唧地说着。撩起裤腿,干瘪的双手把一片膏药撕下,又换新的一片贴上,浓浓的药味散发开来,弥漫在整间小屋。这双常年走在坑坑洼洼山路上的双腿啊,终究是要撑不住了。

每月一号是卡西回来的日子,尽管父子俩每次都要吵架,但卡西在下个月仍然会到来。

“轰隆隆……”是摩托车的声音,不必多说,一定是卡西回来了,果然,门砰的一声打开,带着一头爆炸头的卡西走进了家门。

“这门也太难开了。”卡西向父亲抱怨着,眉头里都是对这间撮罗子的不放心,“万一哪天被雪压塌了可怎么得了。”坐在一旁的陆孟一听,顿时就冒了火。

“我这撮罗子怎么了?都住了那么多年了,再大的雪都见过,怎么会说塌就塌!”

“不是,您怎么就不肯跟我到城里去呢?我保证您一去就会爱上那儿的,我们肯定把您照顾的好好的,再说,您也好随时见到您孙子啊。”

陆孟一听这话,顿了顿。

“我不去,城里没有我的鹿,我的鹿离不开我!”

又是这一句话!卡西有些生气了,蹲在陆孟的身前,注视着那副苍老的面庞。

“那么,您的鹿在哪儿呢?”

一瞬间,卡西看见自己父亲浑浊的双眼中迸出了一道亮光。

“走!我带你去看!昨儿夜我还听见它的声音了。”陆孟费了老大的劲儿才推开房门,深一脚浅一脚地踏入雪中。卡西跟在父亲的身后,又是叹气,又是摇头。

空荡荡的,依旧是空荡荡的,别说是鹿了,连丁点儿鹿的影子都没有。陆孟盯着那自己亲手一下下扎成的栅栏,忽地猛一抬手,拍在自己的额头上。

“诶,对对!它们去寻偶了嘛,你是知道的,这段时间我可找不回来它们!”陆孟转头对着自己的儿子一字一句地说道,“你不会连这都忘了?”

卡西望着树上的积雪默不作声,又抬眼望向站在鹿圈旁独自开心的父亲,皱了皱眉头。

“可是父亲,驯鹿们是在秋天去寻偶的,现在都已经是深冬了,它们还是没有回来。”

“胡说!你又在胡说!”陆孟被气极了,跺了跺脚却一不留神摔进了雪中,卡西将陆孟从雪中拉出来,带回撮罗子,又将陆孟身上湿掉的衣服换下,放在火坑旁,把衣服慢慢烘干。

“父亲,你知道母亲在哪里吗?”带着试探,卡西蹲在陆孟身前,握着那双充满裂痕的双手说道。

“这我咋不知道?她肯定是坐着你舅舅的车,去城里给我们打酒了!”

卡西愣了愣,这句话,证实了卡西心中那个可怕的想法。大兴安岭的冬天太冷了,住在里面的他们没有酒就完全活不下去,而在前些年的冬天,他的母亲喝多了酒,在浑浑噩噩中摔进了河里,再没能回来。他第一次看见父亲痛哭,就在母亲离开的第一个早晨。而现在,陆孟竟将这也忘记了。

陆孟后来还是被接走了,在他忘记了那些驯鹿的时候。

白晃晃的灯,白晃晃的床单,陆孟躺在病床上面容憔悴。

终于,小县城放晴了,卡西推着轮椅,让陆孟也去外面晒晒太阳。在过去

的几个月里,陆孟的病情急速恶化,甚至好几次问卡西是谁,又抓着卡西问自己的儿子在哪里,但显然,今天他的状态很好,和卡西说了好多他和他的那些驯鹿的故事。说他们如何陪伴陆孟长大,如何将他的妻子带到自己眼前,又如何和自己的儿子玩耍。

“我们,是大兴安岭最后的驯鹿人啊,我们走了,它们就再也找不到我们了。”眼泪沿着皱纹从陆孟的眼角留下,他挣扎地转过身,握住了卡西的双手,“带我回去吧,拜托了。”

见到面前熟悉的撮罗子,卡西拍了拍自己的脑袋,现在他有些后悔将父亲带回来了。屋内,陆孟颤巍巍地将样子扔进火炕里,看着一撮撮的火苗,尽管陆孟一口口喘着粗气,却显露出满意的神色。

那个晚上卡西没有睡着,心头总是乱糟糟的,于是他推开了父亲的房门走了进去,发现陆孟也没有睡,他正靠在窗边望着外面大雪纷飞的样子。

“你听,这是什么声音?”陆孟没有看卡西,低哑地说着。

卡西愣了一下,寂静中他只听见了窗外寒风拍打着窗框的声音。

陆孟转过头,懒懒地笑着:“你的耳朵不行,那是我的鹿在林中奔跑的声音。”

没过几日,陆孟在睡眠中离开了,卡西又收拾好东西,离开了撮罗子,出门时,他站在当初陆孟的位子回头望去,在经历了十多日的大雪后,房子依旧安安稳稳的在那儿立着。低低笑了两声,他骑上自己的摩托车轰隆隆地走了。

“爸爸,这里好冷啊,真的会有驯鹿在里面吗?”稚嫩童音在森林中响起。

卡西抱着自己的儿子耐心地回应着,在过去的十多天里,他给儿子讲了许多自己儿时与驯鹿一起玩游戏,勾得小朋友吵着嚷着要早点来住爷爷家的撮罗子。但其实卡西心中也没有底,不知道驯鹿是不是还真的在这片林中。

“卡西,我们走吧,就快到了!”

卡西的妻子将带来的行李一一规整好,颤巍巍的房顶也在过去的十多天里给重新加固过了,正当小孩儿在屋中上蹿下跳,闹了一身的汗时,卡西听见屋外隐约的鹿鸣。打开门,熟悉的嘎吱一声,卡西站在屋外,眼泪顿时就顺着眼角落了下来。

“以后还是叫我木头吧,还是这名听着舒坦。”卡西回过头,对自己的妻子低声说道。

在那片被阳光照得发亮的雪地中,有两头驯鹿正低着头轻轻舔舐的中间的小鹿,听到声响,其中一只抖了抖耳朵,望着卡西轻轻偏了些脑袋,似是在说,看,我也回来了。

心路

◎ 基础部 王朋

在黄叶飘零的日子里,我从你身边走过。
没有刻意的寒暄,没有粉饰的语言,
再次相遇,会心一笑,
你似乎知道了我所有的故事。

我曾饮马九曲黄河之波,木槎博水,沙浪行野,
这是华夏气韵,郎的河。
秦砖、汉瓦,正色洪声,
一个古国崛起的欢歌。
或许我将顺势而下,
将浮生融入历史,不再蹉跎。

我曾泊舟万里长江之边,
画舫摘星,彩云待归。
这是天朝风物,依的船。
唐诗、宋词、舒颜细语,
一个民族复兴的彩笺。
或许我将逆流而上,
让足迹汇入大地,不再迷惑。

可是

无论我走到哪个地方,
无论我走进哪个季节,
总有一种声音,将我牵引,
那是可爱中国的呼唤!
那是青春民族的呼唤!

是的

我曾是一个走在历史深处的人,
埋首于三坟五典,
与孔孟论道,演绎出古文明优雅。
我也曾是一个走在时空隧道的人,
穿梭于质子中子,
为电子把脉,追问着微世界密码。

可世局大变,百年未有。
丈夫生于天地间,怎可虚度?
于是我枝笔为戈,迎着朝霞,
着我藏蓝,乘我骊驹;
整我戎甲,吹我胡笳;
去巡守,去感受那秀丽江山,
去护佑,去亲和那世间繁华。
行路啊!行路啊!
我追寻着一种荣光,
愈发炽热。
行路啊!行路啊!
我渴望一种琳琅,
从不停歇。

是的,这就是我的故事。
也许你会笑着对我说,
那都是过往,无需再提。

可是,

从前,现在
那里,这里
那里的一切,这里的一切,
一切的一切
最终

让我们拥有了共同的足迹。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
是我们仰望星空时的誓言。
是我们行走大地时的旌幡。
执法公正、纪律严明,
是我们深入骨髓的铿锵。
是我们融入血脉的坚强。

亲爱的战友,相聚即将结束,
时间从不会将离别遗忘。
自此以后,巴山蜀水间。
我们的足迹愈发宽广。
从川西雪域,到川东高地。
从川北叠嶂,到川南大江。
我只愿看到你清澈的眼睛。
我只愿听到你爽朗的笑声。

亲爱的战友!我衷心地祝福你
当你走进千山风雨时,
好运不断。
当你走过万家灯火时,
平安相伴。

注:2020年,我与许多博士同仁一起来到警校,成为了教师,也成为了光荣的人民警察。为期半年的新警培训让我收获了很多感动,它源于那些在城乡街角为百姓排忧解难,只身阻挡黑暗的勇敢身影,也源于那些在训练基地为战友加油鼓劲,一起挥汗拼搏的真挚笑容。这些感动最终化成了我前行的动力,时刻提醒着我,作为一名警校的老师,为川警院育才、为共和国育警将是矢志不渝的毕生信念。

